

公民心事

易中天

權利、責任、常識

今天的「不能不说」

是为了明天的「不用再說」

这——就是我的「公民心事」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公民心事

易中天

權利、責任、常識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民心事：权利、责任、常识 / 易中天著. —桂林：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.5（2011.5重印）

ISBN 978-7-5495-0471-8

I. ①公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时事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D609.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336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965mm×650mm 1/16

印张：17 字数：135千字
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0 001~23 000 定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：但愿不用再说

本书收录的，是 2008 年以来陆续写作和发表的部分文字。部分而已，不是全部。粗粗归置一下，林林总总，竟有十辑之多。总体上看，鸡零狗碎，杂七杂八，不成体统。但敝帚自珍，不免结集之想。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不弃，愿以付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姑且以这《公民心事》，权当《书生傻气》的姊妹篇吧！

不过这样一来，恐怕又会得罪人。因为这些文字，大多因事因事，有感而发。牵涉到具体的事件和人物，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这在某些人看来，纯属“多管闲事”。但在我，却是“不能不说”。倒不是以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自居，也不是因为某种使命感。抱歉，我还没有那么崇高，只不过有时忍不住。如果哪天能忍住，没准就不再说了。因此，请某些“看不顺眼”的三流小文人放心，我不会说个没完。

但是，公民关心社会，是天经地义的。工人、农民、企业白领、机关干部，都有权利以公民的身份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学者也一样。而且，只有当我们每个人，都能对各种社会问题畅所欲言地各抒己见时，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，才真正建立起来。

在这方面，知识界其实更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。换言之，知识界更该不断地言说。说什么？公民社会不能没有的那些东西，比如公民权利、民主意识、文明秩序、核心价值，比如自由、理

性、人权、法治，比如无罪推定、程序公正、游戏规则、言论自由，比如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主张，等等。这些，便都是本书所要说的。

这当然没什么了不起，也难免有人不屑一顾。是的，卑之无甚高论，不过常识而已。但可惜，这些讲常识的话，一直有人愿意听。收入本书的文章，在新浪博客贴出以后，点击大都超过十万人次，甚至多达三四十万。比如用作本书各辑标题这十篇：《岁末的雪，或者血》，103949；《舍得一身剐，大俗成大雅》，115548；《远逝的雷声》，141426；《三国：鸦片还是香烟》，142278；《我们为什么不认错》，277397；《理想何时不再让人心酸》，339094；《中国：让人尊敬并不难》，350429；《我不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》，382506；《问题是个问题》，412483；《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公民！》，486504。“票数”最高的，正是“公民”。

显然，这就只能说明，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些常识，也还需要有人来说，甚至必须“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。如果某一天，这些话不再有人感兴趣了，那虽然是我的不幸，却是我们民族的大幸。因此，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些文字“速朽”的。

今天的“不能不说”，是为了明天的“不用再说”。这，就是我的“公民心事”。

心思浩茫连广宇，只不过并无“惊雷”。

是为序。

2011年3月14日

目 录

序：但愿不用再说 / 1

第一辑 岁末的雪

岁末的雪，或者血 / 5

弱肉弱食 / 8

像三聚氰胺一样活着 / 10

自私未必就不好 / 13

拆迁条例，可以“拆迁” / 19

先把糊涂观念拆迁了吧 / 23

第二辑 我是公民

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公民！ / 29

绿丝带与红跑车 / 32

孙水林启示 / 35

帮“睢宁方案”做“变性手术” / 38

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 / 42

但为自由故 / 48

第三辑 心酸的理想

理想何时不再让人心酸 / 55

改正错误，还用“探索”？	/	58
谁该清退，该清退谁	/	62
要防“沙尘暴”，治“沙”先治校	/	65
海人与毁人	/	68

第四辑 问题是个问题

“三鹿媒体”该不该良心发现	/	73
造假不要紧，只要意思真	/	76
美女美女你莫慌	/	78
坏脾气都是被逼出来的	/	81
李承鹏不是发飙是犯傻	/	83
问题是个问题	/	87

第五辑 我们为什么不认错

态度的态度	/	93
请尽快成立“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”	/	97
汪晖教授，请勿坐失良机	/	101
我们为什么不认错	/	104
谁都能沉默，但是要负责	/	110

第六辑 远逝的雷声

- 纪念浩然 / 123
- 悼念柏杨 / 124
- 挽王元化先生 / 125
- 我与黄舸的生命之约 / 126
- 悼念高国平 / 128
- 在顾城的木屋前 / 130
- 悼念陈传鸿校长 / 132
- 吴冠中：远逝的雷声 / 134
- 开明专制也不是民主——挽蔡定剑先生 / 137

第七辑 鸦片还是香烟

- 三国：鸦片还是香烟 / 141
- 曹操变脸 / 145
- 诸葛升坛 / 151
- 孙权下课 / 157
- 关羽成神 / 162
- 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 / 168

第八辑 大俗与大雅

三俗非俗 / 187

“大俗若雅”之疑 / 192

舍得一身剐，大俗成大雅 / 196

第九辑 我不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

天都不知道的事，我哪儿知道 / 203

教师是一种年轻的职业 / 209

学者与公民 / 217

坚守真实 / 220

反复言说常识，是一种“无奈的选择” / 226

我不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 / 231

第十辑 让人尊敬并不难

中国：让人尊敬并不难 / 237

中国梦：国家、社会与个人 / 240

语 录 / 255

序：但愿不用再说

本书收录的，是2008年以来陆续写作和发表的部分文字。部分而已，不是全部。粗粗归置一下，林林总总，竟有十辑之多。总体上看，鸡零狗碎，杂七杂八，不成体统。但敝帚自珍，不免结集之想。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不弃，愿以付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姑且以这《公民心事》，权当《书生傻气》的姊妹篇吧！

不过这样一来，恐怕又会得罪人。因为这些文字，大多因时因事，有感而发。牵涉到具体的事件和人物，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这在某些人看来，纯属“多管闲事”。但在我，却是“不能不说”。倒不是以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自居，也不是因为某种使命感。抱歉，我还没有那么崇高，只不过有时忍不住。如果哪天能忍住，没准就不再说了。因此，请某些“看不顺眼”的三流小文人放心，我不会说个没完。

但是，公民关心社会，是天经地义的。工人、农民、企业白领、机关干部，都有权利以公民的身份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学者也一样。而且，只有当我们每个人，都能对各种社会问题畅所欲言地各抒己见时，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，才真正建立起来。

在这方面，知识界其实更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。换言之，知识界更该不断地言说。说什么？公民社会不能没有的那些东西，比如公民权利、民主意识、文明秩序、核心价值，比如自由、理

性、人权、法治，比如无罪推定、程序公正、游戏规则、言论自由，比如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主张，等等。这些，便都是本书所要说的。

这当然没什么了不起，也难免有人不屑一顾。是的，卑之无甚高论，不过常识而已。但可惜，这些讲常识的话，一直有人愿意听。收入本书的文章，在新浪博客贴出以后，点击大都超过十万人次，甚至多达三四十万。比如用作本书各辑标题这十篇：《岁末的雪，或者血》，103949；《舍得一身剐，大俗成大雅》，115548；《远逝的雷声》，141426；《三国：鸦片还是香烟》，142278；《我们为什么不认错》，277397；《理想何时不再让人心酸》，339094；《中国：让人尊敬并不难》，350429；《我不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》，382506；《问题是个问题》，412483；《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公民！》，486504。“票数”最高的，正是“公民”。

显然，这就只能说明，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些常识，也还需要有人来说，甚至必须“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。如果某一天，这些话不再有人感兴趣了，那虽然是我的不幸，却是我们民族的大幸。因此，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些文字“速朽”的。

今天的“不能不说”，是为了明天的“不用再说”。这，就是我的“公民心事”。

心思浩茫连广宇，只不过并无“惊雷”。

是为序。

2011年3月14日

第一辑 岁末的雪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心。事关国计民生，人人都可发言。如果所有的人都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满眼的茫然，一脸的麻木，那我们这个民族可就真是没救了。

岁末的雪，或者血

○ 矿工们麻木，是因为无奈；如果我们也麻木，那就是冷漠。

陈磊说，矿难那天，下雪了。

陈磊是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主笔之一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记者，何三畏、蒯乐昊、李宗陶，等等，陈磊是其中一位。他们的文章，我都是每期必读的。说矿难这篇，题为《我们为何不再关注矿难》，发表在12月14日的第50期，第8页。内容，是陈磊在黑龙江鹤岗矿难发生地的一些感受。感受而已，不是报道。但正是这些感受，让我在阳光灿烂的厦门，有了雪中的感觉。

首先让我感动的，是他在矿工宿舍睡了一夜。这让他切切实实地知道了，那些矿工们过的都是什么日子——被褥破烂不堪，桌凳残缺不全，门口的尿臊味扑面而来，床头放着半碗吃剩的方便面，而那位吃面的矿工已不再回来。就是这样一组没有任何“解说词”的“空镜头”，已经给我们的的心灵以震撼。震撼来自两个字：真实。说实话，我对现在的某些媒体和媒体人，是早有领教

的。他们往往只凭捕风捉影、道听途说、一知半解，甚至胡编乱造，就能洋洋洒洒地大做文章，弄出些一惊一乍的“新闻”来。对此，我已经习惯，甚至麻木。所以，当我看到陈磊居然会在矿工宿舍睡一夜，敬重之情便油然而生。

我没在矿工宿舍睡过，但我能够感同身受。因为我曾在军垦农场呆了十年，做过“苦工”，受过“监管”，进过“牛棚”。待遇最差的时候，睡在铺了麦草或棉籽的地上，天天吃盐水煮的苞谷楂子。这还不是最难受的。最让人窒息的，是看不到希望。根本没有希望，一点都没有。

鹤岗或者其他地方的矿工兄弟们，是不是也这样呢？他们恐怕顶多也只能关心一下，矿难之后，自己的工资还有没有人管。陈磊跟两个矿工在食堂喝酒。他们是亲兄弟，哥哥22岁，弟弟20岁，都还没结婚。那么，他们打算结婚吗？结婚，就得花钱。挣钱，就得下矿。下矿，就有生命危险。如果遇难，撇下老婆孩子，又怎么办呢？

没有人知道怎么办。那天，一对远道而来的母女对着空空荡荡的床铺哭天抢地，旁边看着她们的同乡矿工，神情却是木然。是的，木然。陈磊在食堂问那哥俩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过吗？他们的回答，是“不难过，习惯了”。是的，习惯了。习惯之后，便是麻木。我们不能责怪他们的麻木。不麻木，又能怎么办呢？但是，我们不能麻木。如果说，矿工们的麻木是因为无奈，那么，媒体的麻木，我们的麻木，就是冷漠了。

没错，我们其实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从来都不认为，谁谁谁就可以“一言兴邦”。也别把自己太当头蒜了。但，说说，总比不说的好。至少，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麻木。

陈磊说，那天，雪一直在下。大雪纷纷扬扬，大地素裹银妆。帮闲的文人，正可以应景做一篇《瑞雪颂》，也刻在什么石碑上。心中充满悲伤的，就只有陈磊吧？我是没资格苛求别人的。话说多了，也显得矫情。我只是希望，每年辞旧迎新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想一想那大雪掩埋的冤魂，还有那些神情木然的脸。

谨以此文，告别一言难尽的 2009。

补记：本文写完后，又看到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。据《楚天都市报》报道，四川省雷波县一些丧尽天良的村民，竟然像养牲口一样“圈养”着一些智障者，称为“娃子”。他们将哄骗或买来的“娃子”进行训练，带到全国各地去打工，然后伺机推下建筑工地，或在矿井下杀死，以骗取老板的赔偿金。去年6月，在该县公安局后面的深山中，警方曾一次性解救了40名这样的“娃子”。今年11月23日，又有一名“娃子”在湖北省大冶市被残忍杀害，冒充“亲属”的人则向矿主索要赔偿金20万元。

这就不是“岁末的雪”，而是“岁末的血”了。而且，制造血案的，正是跟被害人一样贫困的“草根”。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！尽管，由于案情已惊动公安部，犯罪行为可望被制止，犯罪分子也肯定会被绳之以法。但，谁能保证明年的岁末，我们的心里不再流血呢？

遂将此文标题，由原来的《岁末的雪》，改为《岁末的雪，或者血》。

刊载于2009年12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第A31版，

责任编辑任泉登

弱肉弱食

——致《楚天都市报》

终于读到了《楚天都市报》记者蔡青、特约记者肖庆军发自四川凉山长篇报道的全文。还是昨天我在《岁末的雪，或者血》附记中提到的那个案子——四川省雷波县一些村民，将那些骗来或买来，被他们称为“娃子”的智障者，在“圈养”和“训练”之后，带到全国各地去打工，然后伺机推下建筑工地，或在矿井下杀死，以骗取老板的赔偿金。

这是典型的谋财害命，是故意杀人外加敲诈勒索。犯下这滔天大罪的，据说是个别贫困而愚昧的山民。他们住在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大山深处，年人均收入只有 800 元，自己也是弱势群体，却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

我不死心，打电话问蔡青：真不是黑社会干的？

蔡青说：真不是，就是当地村民。

这又让我能说什么呢？

呜呼！